鄭堂讀書記

鄭堂讀書記卷十五

烏程周中孚撰

史部一

正史類

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遷字子長龍門人太初中爲太史令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松之之子官南兵中郎外兵參軍貞河內人開元中官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守節里貫未詳諸王侍講率府長史

四庫全書著錄漢志載太史公百三十篇攷太史公自序亦止稱太史公書而無史記之名至魏晉以後始有是稱隋志新舊唐志讀書志書錄解題

通考俱作史記一百三十卷則以一篇爲一卷隋
志二唐志又別列裴駰注八十卷不知其分卷若
何二唐志崇文目宋志俱載索隱正義各三十卷
讀書志史評類止載索隱三十卷書錄解題通考俱
載之而正義作二十卷二爲三之誤也然皆別本
單行不與正文相附崇文目宋志俱首列裴駰等
集解宋志作集注一百三十卷卽合三家注爲一
編者明代國子監刊版于三家注頗有刊除竄
不能悉依宋本之舊葢其習氣使然而南監本爲
尤甚且以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幷注冠于前述贊
一百三十卷分附于各篇之後是史記一書在西

漢爲褚少孫所亂在明又爲監本所亂矣遷史之厄一至于此前有萬歷丙申南祭酒馮夢禎司業黃汝良二序亦俱知以割裂舊法爲非而憚于校訂猝由舊章豈所謂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者歟前又有附刊張守節正義序司馬貞索隱序後序補史記序裴駰集解序併司馬貞論例謚法解列國分野謚法解卽全錄逸周書之文列國分野則節錄漢地理志之文也

柯版史記一百三十卷 明莆田柯氏本

明柯維熊校正維熊字奇徵莆田人官行人司行人書刊于嘉靖四年前有鉛山費民受懋中序後有奇徵跋因金臺

汪諒得史記舊本欲翻刻印行屬奇徵校正所謂舊本當即宋本合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爲一者故具載三家序文于前卷首列貞所補三皇本紀各卷後分附索隱述贊按　四庫全書總目內有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提要三篇分摘明北監本三家注之脫文最爲詳明今以此本核之多完善無脫不過正文及注時有脫文誤字則校刊者之誤而非原本之誤也若以此本與南監本相校則南監本之妄加删削無頁不有以卷首校之以概其餘如五帝本紀第一目下正義無又曰禮云以下五十字黃帝者句下正義無與

地志以下五十三字少典之子句下無集解二十五字生而神靈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二十字幼而徇齊句下索隱無故墨子亦云以下四十字神農氏世衰句下無集解三十字乃修德振兵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六字治五氣句下無索隱曰以下二十字藝五種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十一字度四方句下無集解十字教熊羆貔貅貙虎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五十三字不用帝命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十三字平者去之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九字登丸山句下無索隱曰以下八字北逐葷粥句下無集解十九字正義曰以下九字而邑于涿鹿之野句

下無正義曰以下三十三字官命皆以雲命爲雲師句下集解無張晏曰以下十六字迎日推策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二十五字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句下正義無鄭玄云以下八十三字順天地之紀句下無正義以下十六字幽明之占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二十九字死生之說句下無集解十四字正義曰以下二十一字存亡之難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四十四字水波土石金玉句下無集解七字正義曰以下五十字節用水火財物句下正義無大戴禮云以下六十九字故號黃帝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八字其得姓者十四人句下無正義曰

以下十七字葬橋山句下無索隱曰以下二十字以上所舉止就黃帝本紀一篇而勘之而監本之脫文已有三十一處他可知已則此本豈特迻勝于南監本即北監本尚在其下然則欲求三家注合刻善本自　武英殿刊本暨震澤王氏刊本爲程淩氏評林本外當即推此本矣

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　明萬歷甲戌刊本

明淩稚隆輯校　稚隆字以棟號磊泉烏程人　是編取三家注合刊本而輯錄諸家評論史記之說各視本文標揭于上闌閒或下以已意并有文旁小注略論文之提掇照應如其總論一篇大旨者錄于篇之首尾

于蘇子由古史總論無不全載其所采輯以多爲
貴不免瑕多于瑜其書之可取者轉在正文及注
其凡例有云史記刻本惟金臺汪本莆田柯氏所
校頗少差謬茲刻以宋本與汪本字字詳對閒有
不合者又以他善本參之反覆讐校庶免亥豕魯
魚之弊云余因取柯校本互相核對卻無刊落之
處而柯本之脫文誤字此本俱添入改正然則就
正文及注而論較之柯本殊爲勝之而其輯評之
得當與否儘可存而不論前列三家注序文正義
論例謚法解列國分野及自輯凡例讀史總評譜
系地理圖引用書目姓氏仍載司馬貞補三皇本

紀列于目錄之前以非一百三十卷之原數也索隱述贊分附于各篇之後依歷來三家注合刊本式也前又有茅鹿門王弇州二序

史記索隱三十卷 汲古閣刊本

唐司馬貞撰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是書因裴駰集解而推廣之其于史記惟標所注之字如陸氏經典釋文之例首注裴序一篇載其全文前二十八卷釆徐廣裴駰鄒誕生劉伯莊舊注兼下已意按文申義自序一篇附于末其二十九卷及三十卷之上半卷則貞嫌元本述贊未善而重爲一百三

十篇之贊下半卷則補序一篇自述其補之之由又逐段論其改刪升降之意然後繼以補三皇本紀一篇自爲之注按貞之改補誠不知而作後亦自悔其穿鑿俱仍舊貫而聊附其說于此其注頗極詳贍與張守節同時而著書各不相謀其有裨于裴注則一也此據臧恭生說乃說謊也王氏讀書雜志有史記四卷係摘句摘字爲題而考證之此本後有毛子晉二跋知其以北宋祕省大字本校刊而附于裴氏集解之後云爾

史記注補正一卷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苞仕履見禮類望溪以史記中句法有不甚

可解而三家注俱未發明或發明而失其指者所在多有因撮舉其文重爲之注以補正之凡三百四十餘條亦足備讀史者之一助然于周本紀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云云欲删去之元年稱王及改法度制正朔共十一字以爲方能辯義相承渾成無閒而詆原本或亦爲劉歆輩所僞亂此則無稽之言也

史記志疑三十六卷　乾隆丁未刊本　承幹按玉繩諸生

國朝梁玉繩撰玉繩字曜北號諫庵仁和人同書之嗣子諫庵以史記百三十篇愆違疏略觸處滋疑乃采裴張司馬之解搜今昔名儒之論兼下己意以成是編于各篇

中俱摘取正文分條詳攷据經傳以駁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譌注解之傳會一一析而辨之甄釋探討實事求是能于集解索隱正義而外自成一家言庶幾子長之忠臣矣惜諫庵著書時尚在乾隆年閒如王西沚江艮庭段茂堂孫淵如諸家尚書各種俱未寓目故于子長說尚書說尚不能以古義爲之證明以致屢涉誤端然自春秋以下釋廢箴肓與道大適蓋亦瑕瑜相準者也其自序稱在宋劉氏撰兩漢刊誤翼贊顏注吳斗南復著刊誤補遺深慚鄙淺享帚徒矜則劉其瑕而繼其闕實有望于後之爲斗南者其自跋亦

深寓不滿之意此皆其自知之明不必爲之深諱矣書成于乾隆癸卯越五年丁未錢竹汀爲之序

漢書一百二十卷

漢班固撰其妹昭續成之唐顏師古注固字孟堅扶風人彪長子也永元初爲竇憲中護軍憲敗被收死昭字惠班適平陽曹世叔世叔早卒和熹鄧太后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大家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事之　師古名籀瑯琊臨沂人初爲祕書監進子爵官至弘文館學士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作一百十五卷時尚未析爲子卷新舊唐志同又別出顏師古注一百二十卷知析爲子卷乃師古作注後以卷帙太重析之也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師古注一百卷當脫二十兩字耳案孟堅自永平中

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而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又詔大家續成之中有其父叔皮先論述者俱稱司徒掾班彪曰而元成二帝贊亦俱其父之詞故但稱贊曰然于敘傳不言叔皮修史事并不言己續父之書難免後人竊據父書之謗師古據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蔡謨五家注本折衷而潤色之又添荀悅漢紀并崔浩漢紀音義及郭璞注司馬相如傳以成書解釋詳明條理精密誠無忝班氏之功臣然邵二雲南江文鈔惜其祇聚諸家舊注而定其折衷不能旁徵載籍以推廣其義余謂師古注係馬鄭注經體顏本經學通儒五

經義疏俱經其裁定故注史亦用漢人家法而二雲謾以劉宣卿裴世期體例相詰責是知一而不知二者也又案此本卷一之首列南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校刊一行版心標嘉靖九年刊而師古敘例後又稱萬歷十年南祭酒高啟愚司業劉瑊校刊當是取嘉靖本補刊爾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 明李元陽校刊本

宋倪思撰元劉會孟評思字正甫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寶文閣學士謚文節會孟名辰翁號須溪廬陵人景定壬戌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遂以親老請掌濂溪書院後召入史館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後隱居以終四庫全書著錄版心作史漢異同書錄解題類書類通攷俱載之陳

氏又作馬班異辭則一書而三名矣陳氏稱思以班氏史仍史記之舊而多删改大抵務趨簡嚴然或删而遺其事實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異則可以知其筆力之優劣而又知作史述史之法矣而卷末楊東里士奇跋亦稱史漢異同相傳作于炗溪而編內不載觀其評論批點臻極精妙信非炗溪不能然文獻通考云倪思撰豈非書作于倪而評論批點出于炗溪耶謹案 四庫全書存目有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云宋倪思撰劉辰翁評知東里所言洵然是本所題不知何以不稱名而稱字也且是書雖有三十五卷而考之不全如孝文

孝景二本紀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四書陳涉外戚楚元王荊燕齊悼惠王梁孝王五宗三王八世家鄒陽賈誼黥布韓王信盧綰田儋萬石張叔田叔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儒林大宛十五傳及太史公自序俱與漢書有異同詳略處而皆不及攷未知何意豈倪之原本久佚倪又有遷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見書錄解題通考已佚今所傳者係劉氏評本劉或選取一半而評之故非倪之原本而陳氏所著卷數又出後人依評本妄改耶明許台仲相卿因倪之本稍爲釐訂改爲史漢方駕三十五卷四庫存目祇頂入陳勝英布二傳而卷數不增又不徧補倪氏所遺

莫測其意例之所在矣聊附記于此不別著錄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志三十卷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志卽彪之續漢書志昭注後漢書以其無志故取彪志補之併爲之注也（蔚宗順陽人寧之孫泰之子也元嘉中爲太子詹事以謀逆伏誅　賢字明允高宗子上元初立爲皇太子爲武后廢死睿宗追謚曰章懷　彪字紹統河內人爲祕書丞　昭字宣卿高唐人爲剡令）　四庫全書著錄案附志載蔚宗後漢書九十七卷宣卿注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又紹統續漢書八十三卷考晉書本傳稱彪爲紀志傳凡八十篇篇卽卷也宣卿以其紀傳

略而志詳范書紀傳詳而無志故取續志以合范書并俱爲之注故隋志書錄卷數增多于蔚宗原書也至明允復命劉訥言格稀元等注漢書紀傳（見新唐志）即用劉本而改其注于志仍用劉注注紀傳易注志難避難趨易也考新舊唐志俱載紹統書八十三卷蔚宗書九十二卷宣卿補注五十八卷明允注一百卷卷數雖有參差然兩書尚未合稱也至崇文讀書志通考始總而志之云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書錄解題宋志雖分後漢書九十卷後漢志三十卷二目而無續漢志之稱則固與崇文目及晁馬兩家同也陳氏又謂館閣書目乃

直以百二十卷併稱蔚宗撰益非是然則併稱後
漢當始于北宋合刊之本宋志雖分載之一仍陳
氏之稱焉案史通補注篇云蔚宗之刪後漢簡而
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采其所捐以爲
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云云其稱蔚宗之美甚
確至其詆斥宣卿恐未必然宣卿所注續志雖少
裁斷其博亦有可取則其紀傳注必佳不過當時
已有李注劉注遂遭廢去史通所云恐有袒護李
注之意自有李注之後以致劉注零落不全恐有
意存掩美改壞舊注并襲取舊注攘爲已有者矣
近有惠松厓後漢書補注十五卷即用劉注體例

以補李注之闕倘有好事者取而合刊之誠讀范書者之幸也此本卷首題南祭酒黃儒炳司業葉燦修并有天啟癸亥二序又有修刻名氏載有小引當屬嘉靖七年張延奇等校刻而作蓋此本即取嘉靖本而重修者續志前有劉注補序為汲古閣本所不載遂令讀者茫昧孫退谷承澤李厚庵光地皆以司馬志為范書由其不見是序也

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 德裕堂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字定宇號松厓元和人乾隆辛未薦舉經學范蔚宗書全本華嶠後漢書比東觀記謝承書所載人物刪去十之四五是使可傳者不獲顯于後世復得明允

爲之注後人不復致疑是蔚宗之咎而亦明允之咎也松厓因仿裴世期注三國之例以補注范史悉本東觀記謝承謝忱袁山松所撰後漢書而以司馬彪續漢志袁宏薛瑩後漢紀傳爲附俾事蹟粲然可觀約而不漏詳而不繁所注八志援引尤多其有脫字衍字及差譌者復據顧亭林何義門諸家之說一一校正書仿小司馬史記索隱式約三十餘萬言作後漢書補注二十卷續漢志補注四卷其天文五行等志尤精鑿不刊葢松厓貫串圖緯精心考覈眞若撥雲霧而見青天也其有功于司馬范氏當又在宣卿明允之上矣乾隆甲戌

顧震滄林齋爲之序未及刊行稿藏儀徵汪氏至嘉慶癸亥寶山李畬生保泰得其稿本校正付梓幷爲之序明年馮鷺庭集梧亦爲之序

後漢書年表十卷 影宋鈔本

宋熊方撰 方字廣居豐城人由上舍生官至右迪功郎權澧州司戶參軍 四庫全書著錄上有補字倪氏宋志補無之廣居以范氏作東漢史僅畢紀傳而表志未立劉昭補注舊志又不及表乃稍倣前漢書例集補後漢同姓王侯異姓諸侯及百官三表以足范劉之未備凡表之所載一據范劉舊文不復參以他說以補其佚其取材既隘脫漏甚多今以班氏之例求之此表

多有未合如前書諸侯王王子侯分爲二表并然不築是書合同姓王侯爲一殊無義例前書凡王侯輩其人後爲帝者表內不書名所以尊君也熊氏不明此例一槪書名失之前書凡言隨父者必是別封是書于世傳勿替之王侯概言隨父且言隨祖殊失班氏本旨前書別封之侯由其父推恩者例得隨父若其子孫自立功業得侯者祇宜另編乃是書于例應隨父者則爲另編而于例不應隨父者又附于下亦失史法前書高祖約非有功不侯故班氏于功臣之外別列外戚恩澤一門極有深意熊氏不知其例合爲異姓一表恩澤追封

之王侯班氏不載葢以慎名器也是書亦並收之非史法也前書公卿表三公九卿外兼及列于九卿之水衡都尉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其餘長樂等官皆不收是書于太僕衛尉少府兼載長樂幷太子太傅（中二千石）太子少傅（二千石）大長秋（二千石）將作大匠（二千石）城門校尉（比二千石）北軍中候（六百石）司隸校尉（比二千石）等官亦幷采之由其不明官制故也至其書之舛漏殆不可枚舉由其止就兩三種書供其撏撦不能廣搜博攷以求其佐證而且專己自用不師古人一語指摘幾于體無完膚此錢可廬大昭所以別撰後漢書補表以正之也自錢氏之書

出此編儘可覆瓿徒以其宋人舊帙存之耳朱竹垞曝書亭集有是書序謂宜雕范氏史于前而以司馬志附其後并以熊氏年表附之庶成一代完書余謂使竹垞生於今日得見錢氏之書恐不以是書附之矣是書前有經進之序又有進表進狀皆不著年月葢高宗朝所進也

後漢書補表八卷 漢鎔齋叢書本

國朝錢大昭撰 大昭字晦之號可廬大昕之弟也嘉慶元年薦舉孝廉方正 可廬以范氏本無年表至宋熊氏方始作補表以彌蔚宗之闕乃所據祇後漢書三國志二書取材既隘體例亦疏因別撰斯編正史而外兼取山經地

志金石予集得諸侯王六十一人王子侯三百四十四人功臣侯三百七十九人外戚恩澤侯八十九人宦者侯七十九人偶有異同加辨證焉司馬續志惟載百官于公卿姓氏則仍闕如今則三公拜罷各依本紀臚列其列卿之可考者亦以次補入謂之公卿表不言百官者表所不及也凡熊氏所漏脫者悉攷而補之敘事簡絜而考證審密誠可以踵班氏而無愧矣見今版行諸史既以續漢書志繫范書之後亦當以此補表幷繫之殊遠勝于熊表之附范書也前有乾隆丁酉自序及條例幷餘姚盧抱經文弨序後有嘉慶戊午嘉定秦照

若鑑跋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吳仁傑撰（仁傑字斗南崑山人）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附志載劉攽西漢刊誤東漢刊誤各一卷書錄解題通考（史評類）俱載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十七卷陳氏云補三劉之遺也宋志則作十卷案刊誤止攽一人所著而此書兼及敞與奉世攷之宋志暨讀書志（史評類）書錄解題俱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斗南蓋兼此書而並補之故補前漢者八卷補後漢者僅二卷其祗稱刊誤者亦以二書名異而體裁實同也而此十卷之書每卷頁數無多必不併合其

卷疑宋志誤衍七字也朱竹垞曝書亭集有此書跋盛相矜許人或因此遂奉爲金科玉律而不察其爲醇疵互見之作則恐貽誤後學斗南辨析漢事掊擊師古甚有功稍嫌援引多裁斷少耳至紏纏諸經訓詁于史學中攙入經學橫加掎摭攻擊不休則非也然其中有最精者如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刊誤要當作孟而不能言孟所以誤爲要之故斗南則云古文要作㽞與黽相近疑孟與黽通岐傳本作黽子章句而誤作㽞耳凡若此者實勝原書所以三劉之書久已散佚而此則巋然獨存葢自有不可磨滅者在矣此本前有湋熙乙酉

古汴曾繹序後有口口已未其門生林瀛跋知不足齋叢書亦收入之末更有竹垞及盧抱經鮑淥飲三跋

三國志六十五卷明南監本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壽字承祚巴西人官治書侍御史松之字世期河東人官中書侍郎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隋志又有敘錄一卷二唐志則分載魏國志三十卷蜀國志十五卷吳國志二十一卷較隋宋二志宋人書目多一卷葢所見本有敘錄一卷在吳志後也晉書壽傳稱壽作三國志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語氣已

足其下又稱或云丁儀丁廙有名于魏壽向其子索千斛米不與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壽爲亮傳謂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晉書好引雜說此亦其一近朱竹垞曝書亭集杭堇浦道古堂集俱辨其誣最爲平允至宋尹起莘又詆其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案承祚晉人也晉承魏禪尊魏所以尊晉也然其書尙以三國爲名三國敵體之稱也承祚亦心知漢統之必不可奸而其勢又不能不尊魏故特存敵體之名以見意雖于蜀志改稱先主後主而皇后四傳仍不改厥稱至

吳志則直斥四主之名以敘事于四主之后止稱夫人所以異蜀于吳也惟其改漢爲蜀沒其本號反不得同于孫氏之稱吳至今好古之士莫之敢易不得不歸罪于承祚耳世期鳩集羣籍以注此書其所徵引凡百四十餘種此外羣經傳注倉雅詁訓方言土語諸子百家之說無與史事而引以詮釋字句者又不下數十種夫世期引據博洽時下已意其才實能會通諸書別成畦町若依後世南北史新唐書五代史之例儘可自作一史與承祚方軌並駕乃不自爲而爲之注者謙也後宋蕭常元郝敬明謝陛吳尚儉紛紛改修陳志大都取

材于斯而識學違不及世期毋論承祚此本前載晉書承祚傳節錄宋書世期傳萬歷二十四年南祭酒馮夢禎司業黃汝良校正鏤版

三國志辨誤三卷 墨海金壺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莫詳時代 四庫全書著錄案陳少章景雲文道十書刊目載國志舉正有錄無書又載有王峻所作墓誌稱其著有國志舉正四卷今觀是書攷證之處頗似何義門暨少章一流人然書名卷數俱不同未敢決為陳氏書也其書每志分為一卷凡魏志二十八條蜀志八條吳志二十一條考承祚國志六十五卷係一手所撰定

簡而有法質而不俚本無罅隙之可議也然歷年已久傳鈔刊版舛誤不免加以世期之注網羅繁富頗有與正文相淆者是書一一辨正俱確當不易可爲讀陳志之一助云此本前載提要與沈刊提要本大有異同葢沈據曹氏刊定本而此據武英殿聚珍版本也

晉書一百三十卷附音義三卷 明南監本

唐房玄齡等奉敕撰 玄齡字喬孫臨淄人歷官尚書左僕射謚文昭 四庫全書著錄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惟舊志稱許敬宗等撰新志則詳注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

令狐德棻李義府許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
辛邱馭劉引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播李安
期李懷儼趙宏智等修而名爲御撰書中惟宣帝
武帝二紀陸機王羲之二傳其論皆稱制曰乃出
于太宗之御撰此外皆稱史臣曰而是本各卷之
首俱標唐太宗文皇帝御撰葢相傳本之通稱也
嘗稽兩晉首尾幾二百年上承三國鼎足之勢下
開魏宋南北之分始終遭十六國割據之紛亂作
史者亦綦難矣然惟晉書作者最多獨喬孫等所
撰爲定本惜承修之人多浮華之士好引雜事以
資談柄而不明于史家義例列傳多取干寶搜神

記劉義慶世說幷劉孝標注總論行以駢儷之文有失史體徒以時代之故廁于承祚休文之前後有不倫焉惟是臧榮緒之本久亡考晉事者舍此蔑由明茅薦卿 國縉 蔣楚翹之魏 國朝郭西山倫紛紛改撰雖有成書終不能勝原本也音義三卷唐何超撰超字令升稱東京人自首有天寶六載楊正衡齊宣序唐志宋志俱載之惟宋志誤稱爲楊齊宣撰耳其審音辨字殊爲詳明所引呂忱字林頗多又引文字集略周迁輿服姓事柳顧言說珠叢風土記此等今皆亡矣又引風俗通僻姓賁甫昏景今本亦無此一條令升在唐初尚見足本然則此

書足資攷證汲古閣板素稱善本而無音義此本爲萬厯十年南祭酒高啟愚司業劉瑊所校刊反有音義可以補毛本之未備已

宋書一百卷 明南監本

梁沈約撰 約字休文吳興人仕齊爲太子家令入梁爲僕射侍中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休文自序稱于齊武帝永明五年春被敕撰宋書至六年二月紀傳畢功表上之蓋宋書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遞加撰述起義熙訖大明已自成書休文僅續成永光至昇明十三年事本極徑省故易集事其上書表云本

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據此則紀傳先成志係續上今宋書紀十卷傳六十卷適合七十卷之數外有志三十卷而無表與梁書本傳史通正史篇及隋唐以下史志適合則上書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也考宋書徐爰傳梁書裴子野傳知何承天等所撰宋書本有桓元譙縱盧循馬魯吳隱謝混郗僧施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十三傳休文以其當入晉書刪而不載其明于斷限如此乃于諸志又復變例夫史家作志之體惟詳當代前事但于每志敘首略述以爲緣起而已而休文

諸志述魏晉甚詳殊失于斷限但承祚書名志無
志固宜補之晉書則有臧榮緒全書明明有志矣
何煩補也唐修晉書即從臧本余讀宋志與晉志
犯複者頗多蓋故典止有此數固不能懸空別造
彼此兩載殊恨其徒煩觚牘也崇文目謂其書文
多舛失參補未獲趙倫之傳一卷全闕謝靈運傳
文注訛駁至嘉祐中曾鞏等校刊是書時因雜取
高氏小史及南史以補之然書錄解題又謂獨闕
到彥之傳何當時不並取南史本傳以補之耶此
本亦惟闕彥之傳爲萬厯三十二年南祭酒陸可
教司業馮夢禎季道統校閱又委海鹽姚叔祥士

觕覆加校勘然後付梓故前有馮氏序跋季氏引叔祥跋併官銜一則引用諸書一則

南齊書五十九卷

梁蕭子顯撰子顯字景陽齊豫章王嶷之孫官吳興太守　四庫全書著錄齊書本傳隋志新唐志俱作六十卷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五十九卷史通正史篇云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起昇明之年盡永元之代爲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然則本五十九卷稱六十者當連目錄一卷也考是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奏

請立條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因知景陽所撰齊書實本超淹之舊而删訂成之也其于宋齊嬗代之際備書其事略無篡奪之迹葢當時原本如此且有休文宋書爲成式也獨其于宋臣之懷貳于齊者亦一一諱之殊屬無謂且多載詞章少載事實葢亦倣宋書之例及其敘事則有應詳而反略者皆繁簡之失當者也至立傳亦嫌太少如□□僅附見于周盤龍傳崔慶遠僅附見于蕭遙昌傳董僧慧旣不入孝義傳幷不附見于晉安王子懋傳此又略所不當略也而編次之失當者又不勝枚舉矣是亦南北朝諸史之通病後八節

取焉可也至其文學傳無敘州郡志及桂陽王傳均有闕文無從校補然較之北朝三史尚屬完整此本爲萬厤十七年南祭酒趙用賢司業張一桂同校刊前有張氏題辭

梁書五十六卷 明南監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思廉名簡以字行京兆人官至弘文館學士 四庫全書著錄舊唐志作五十卷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五十六卷史通正史篇云梁史紀傳之書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至于陳亡其書不就貞觀初其子思廉奉詔撰成于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定爲梁書五十卷案察所

撰者思廉已併爲一書內有總論題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者計二十九篇當屬察所撰著而出于思廉者但題史臣曰計二十七篇凡本紀六卷列傳五十卷舊唐志及史通稱五十卷者當忘卻本紀之六卷耳其書編次之失檢者如武帝郗皇后傳後即以簡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貴嬪阮修容反次于王皇后下先嫡後姑不合體裁其于宗室諸王及諸帝子編次亦多失序如昭明太子統哀太子大器愍懷太子方矩反編在前而臨川王宏茂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南康王績廬陵王續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編在從子從孫後可乎昭明

之子譽稱帝于江陵歷三世共三十三年縱不便附于本紀後何妨別立一傳著其興亡乃竟略不敘及并昭明傳中亦不載其名此又疏漏之甚者至其文筆亦足稱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載詔策表疏之類稍覺繁冗而敘事之簡嚴完善則李延壽亦不能過宋子京謂南史過本書遠甚非確論也又宋齊書傳論多四六體蓋六朝文筆相習如此至察則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雖魏鄭公所撰梁紀總論亦不及矣此本爲明萬歷三年南祭酒余有丁司業周子義同校刊目錄後各有小跋

陳書三十六卷明南監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　四庫全書著錄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史通正史篇云陳史初有顧野王傅縡撰武文二帝紀太建初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麤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故事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貞觀初其子思廉奉詔撰成二史于是憑其舊稿加以新錄定爲陳書三十六卷今攷是書凡本紀六卷列傳三十卷惟高祖世祖二紀總論題陳吏部尚書姚察其餘俱稱史臣則當爲思廉所撰也然避諱處太多思廉修書已在唐世何以尚委

曲迴護豈皆察之原本察曾官于陳故不忍直書而思廉遂因父之舊而不敢改訂耶當時梁陳二書並修而陳書編次卻不循梁書之例如諸王傳先衡陽王昌南康王曇朗次宗室次文帝諸子次宣帝諸子次後主諸子較梁書最有倫序紀傳敘次較爲簡淨宋子京所以亟爲稱賞也此本爲萬厤戊子南祭酒趙用賢司業余孟麟同校刊前有趙氏序目錄後有宋曾鞏序

魏書一百十四卷 明南監本

北齊魏收奉敕撰 收字伯起鉅鹿人官中書令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

傳末附見其孫士文士文仕于隋代不應入齊書

益鈔撮北史之文而失于刊去當時校刊諸臣麤

疏至此眞令人絕倒也然世無別本亦不能不存

備一朝之紀載焉此本爲明萬厤十六年南祭酒

趙用賢司業張一桂同校刊趙氏并題其首

周書五十卷　明南監本

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德棻華原人官祕書監　四庫全書

著錄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

志俱載之是書貞觀初敕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

陳叔達唐儉同修凡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各家著

錄及宋安燾等序俱不言其有殘闕今攷紀傳每

篇皆有史臣論惟列傳第十六第十八第廿三第廿四第廿五無之蓋非德棻原本其廿三廿四兩卷全取北史廿五卷亦取北史而小有異同十六十八兩卷與北史多異而十六卷尤多脫漏蓋與後魏北齊二書同爲殘闕不全之書矣史通雜說篇謂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眞迹甚寡客氣尤煩言語篇又謂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蕫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按周初蘇綽秉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牛宏爲史尤務清言

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本非其所獨創況孔子曾言文勝質則史太史公亦言擇其言尤雅者劉氏既贊其書文矣雅矣而又詆其無實無檢是則不過其文詞之閒而紀事仍不失實後來歐宋二公修唐書且幷詔令奏議而修飾潤色之後人尚以爲轉勝舊書孰知其自取法于令狐氏也劉氏議論多近于刻宜其深不滿于是書豈得謂之定評哉

此本爲萬厤十六年南祭酒趙用賢司業余孟麟同校刊後有趙氏識語

隋書八十五卷 明南監本

唐魏徵等奉敕撰 徵字元成下曲陽人歷官太子太師封鄭國公謚文貞

四庫全書著錄新舊唐書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新唐志作令狐德棻撰又重載志三十卷注云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與德棻敬播趙宏智魏徵等撰宋志則作顏師古撰史通正史篇云貞觀初敕顏師古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又云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使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贊論徵多預焉書成下于史閣惟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

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據此知唐志稱德棻撰
宋志稱師古撰者非無因也是書較梁陳齊周四
史最爲簡綵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
進御故文筆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然生色處多
在瑣言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數語則尙
不及也或疑其記雜事多遺漏不知事之叢碎無
關係者本非正史所宜收刪之正見其去取得宜
未可輕議也又如裴矩何稠陳茂皆入臣于唐乃
以其功績多在隋也遂爲立傳于隋書更見當時
公論在人毫無忌諱卽承祚蜀志并傳及譙周郤
正之例惟伊婁謙一生事蹟俱在周宜編入周書

盧思道事蹟半在齊半在周乃俱編入隋書亦覺無謂至于周之韋孝寬有功于隋于其子韋壽傳既不敘入又于其從子韋藝傳內見之殊兩失矣諸志兼載梁陳齊周各朝制度蓋唐初修五代史時若每史各繫以志未免繁瑣且各朝制度多屬相同合修一書益可見沿革之迹故梁陳齊周但作紀傳而志則總列之于隋書也然律厤天文二志皆上溯魏晉故多與同時所修之晉書複出有失體裁惟地理百官二志頗能補南齊北魏志所未備則又不苟作者經籍志本晉荀勖之遺法以四部分編雖劉向班固莫能及之無論王儉阮孝

緒矣所以後之作史者皆求取法究心史學者必須合五代史紀傳及志而參觀之庶幾于事蹟典制二者俱了然于胸中矣此本爲明萬厤二十二年南司業李道統校刊卷末有宋天聖二年官刊識語

南史八十卷 明南監本

唐李延壽撰延壽字遐齡相州人官崇賢館學士 四庫全書著錄

新舊唐志崇文目雜史類 讀書志雜史類 書錄解題別史類 通考宋志別史類 俱載之唐書本傳言其父大師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其史皆于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

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敷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北史南史凡八代合二史百八十篇上之北史敘傳又言其南史先寫訖以呈令狐德棻始末蒙讀其乖失者亦爲改正許令聞奏然則是書承其父之志而爲之又爲德棻所刊定也凡本紀十列傳七十起宋永初元年訖陳禎明三年故謂之南史今以各原本覈對其于宋事惟劉穆之謝晦檀道濟諸大傳多有删改實爲繁簡得宜其餘大都仍宋書原文而少節之或有失之太簡者于蕭齊事亦僅于諸大傳增減竄易以見其攷覈之博敘述之工其餘則多仍齊書舊文縱有增删

無甚歧異于梁陳二書則增删俱不甚多以此二書本唐初名人所修遐齡亦在纂輯之列亦屬善本故也但是書敘事亦多失檢處如江祏庾域蕭摩訶章昭達諸傳敘事俱自相違背益遐齡好奇凡有所聞事蹟皆欲臚列傳中遂不覺其拉雜也總之執是書以廢沈蕭姚氏諸史然且不可而執沈蕭姚氏之史以廢是書亦屬非宜並存而合參之則得矣此本爲明萬厤十七年南祭酒趙用賢司業張一桂同校刊前有張氏題辭

北史一百卷　明南監本

唐李延壽撰　四庫全書著錄新舊唐志崇文目

雜史類　讀書志雜史類　書錄解題別史類　通考宋志別史類

俱載之是書序傳言南史先寫訖以呈令狐德棻乖失者改正次以北史諮之亦爲詳正因徧諮宰相乃上表表曰從貞觀以來私爲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今按其書以魏齊周隋四代聯爲一史東魏則附于西魏之末以正伯起魏書之失隋則殿于北朝之後用史記六國表附及秦始皇二世兩代之例也攷南北史本就各朝原文刪成然南史于原史外

尚多有加增北史于元魏紀傳則但有刪減耳今一一覈對北史所增于魏書者不過三四事其他則但刪削原書十存五六絕無增輯也其刪削原書較爲簡淨此皆過舊書遠甚于齊周二書則增者甚多葢此二書修于貞觀而每書皆須進御並有元成等爲總裁故下筆不苟其有瑣言碎事稍近於褻者類從刪削史體固應如是也然亦有過于簡嚴而不足以傳其人之眞者北史增之反勝于原書而于隋書則增刪俱不甚多葢唐初修此史時遐齡亦在是列且距隋無幾時與修之人見聞尤近詳略自能得中故是書俱因之而無所大

損益焉惟是南北二史編次列傳但以家世類敘不以朝代爲限斷有類家乘之體則以當時本重門第遐齡卽以其所重者合編之以不沒其實云是書惟廣平王懷傳全篇已亡但存三十二字汝南王悅傳及麥鐵杖傳俱有脫文荀濟傳脫去數行餘皆完善無闕宋人反取之以補魏齊周書之亡故南北二史雖改修之本自來與入書並列正史而不入之別史鈔焉此本爲明萬厤十九年南祭酒鄧以讃司業劉應秋同校刊當有序跋而佚之也

南北史表五卷原刊本

國朝周嘉猷撰嘉猷號兩塍錢唐人官山東知縣兩塍以南北分統之際不列年爲表則無以知其時世之所値以考其朝聘征伐之由爰自魏登國元年丙戌至隋皇泰二年己卯凡二百三十四年撰成是編首爲南北史年表一卷以紀八代崖略次爲南北史帝王世系表一卷又次爲南北史世系表三卷以紀臣工世系則全似唐書宰相世系表之例旁行邪上朗若列眉乃南北史之綱領正當附李氏書以行者也前有乾隆癸卯桂林胡德琳序

舊唐書二百卷 明聞人氏校刊本

晉劉煦等奉敕撰煦字耀遠涿州人歷官司空平章事封譙國公 四庫

全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凡本紀二十志二十列傳一百五十本名唐書後人因有歐宋之唐書而稱舊唐書以別之也今考是書本紀前後繁簡不均睿宗以前文簡而有法明皇肅代以後其文漸繁懿僖昭哀四朝冗雜滋甚蓋唐初五朝國史經吳兢韋述諸人之手筆削謹嚴中葉以後柳芳令狐峘輩雖非史才而敘事尚爲完備宣懿而後旣無實錄可稽史官采訪意在求多故卷帙滋繁而事迹之矛盾益甚也且不作兵志則有唐一代府兵彍騎等制于何紀載不作選舉志則明經進士諸科之沿革于何稽

考列傳無公主一門則柴紹之佐成帝業安樂公主之弒逆太平公主之謀變于何紀載無奸臣一門則李林甫盧杞崔昭緯崔緇耶柳璨等之奸邪于何示誡七十二卷旣有楊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楊朝晟五十一卷旣有王求禮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禮考其事迹實係一人兩見並非兩人偶同姓名者又列傳目錄韋安之下有韋況而傳中竟無況安之傳末謂其兄叔夏月有傳而列傳中竟無韋叔夏傳張士貴唐初功臣乃編入高宗時諸將程務挺傳內元獻楊皇后在楊貴妃之前乃編在貴妃後編訂如此則修史之草率可知

世徒以文氣卑陋譏之猶屬所見之小也然歐宋之改修全憑是書爲藍本而事增文省其失滋多又不能不取舊書以訂正之則是書尤當先務之爲急矣此本爲明嘉靖十七年聞人詮沈大材桐同校刊字畫行多當據宋本前有聞人氏及楊祚長文徵明三序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附釋音義二十五卷 明南監本

宋歐陽修宋祁同撰 修仕履見詩類祁字子京雍邱人天聖二年與兄郊同舉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學士承旨諡景文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惟宋志作二百五十五卷是書本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共

二百二十五卷其中卷有分上中下者數之共二百四十八卷亦不滿宋志之數曾明仲公亮進表亦止作二百二十五卷則宋志上五字有誤也前有修史職名刊修爲子京永叔提舉爲明仲故進表以明仲爲首書則紀志表永叔主之列傳子京主之故吳廷珍糾謬謂其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也夫舊書主于詳明新書主于簡括即如二十一帝紀舊書幾三十萬字新書僅九萬字此其大較也雖本紀體貴簡嚴無取冗沓然亦有過求簡淨而失之太略之病甚至詔令盡削不載則不及舊書尚存其略顧舊書無兵志選舉志

此一一增之較爲詳備舊書有志無表是書增宰相方鎭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至列傳又力矯舊書之弊寧僻毋冗寧僻毋俗于舊書各傳無一篇不改竄易換大約字多而文省語短而意長過舊書遠甚特其過求簡淨有時或不免晦澀又有全代古人作文以四六改散行一似繙譯從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未免私智自用且誣古人矣至其造語用字尤多新奇亦未免立異爲高且著其人之美于本傳別見其疵于他傳固不失隱揚之意其有數人共一善事而分隸數人使各得專其功若不數傳參觀則竟似一人獨爲之事而與他

人無涉者此雖善善欲長而非信史也延珍糾謬已摘數條可以略見一端矣大抵新書最佳者志表列傳次之本紀最下舊書則紀志傳美惡適相等今平心而論二書不分優劣互有短長愼勿守一家而偏護之也新書釋音爲宋董衡撰（衡里貫未詳官將仕郎前權書學博士）宋志不著錄讀書志（史評類）書錄解題通考（史評類）宋志俱不載晁陳馬三家俱有宋竇苹音訓四卷晁馬兩家別出音義三十卷云未詳撰人比竇氏書大略同而稍異當即苹書不知何以有三十卷也按胡身之通鑑注自序有云唐書之竇苹董衡注吾無取焉蓋此書出宋人手便覺空

疏誠如胡詆不及何超晉書注其實莘注則亡矣汲古閣本無董氏注此本爲明萬厤二十三年南祭酒蕭良有司業葉向高重校刊卷末有元大德乙巳河南雲謙跋

新唐書糾繆二十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吳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官朝議大夫朝散郎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史評類書錄解題通考史評類宋志俱載之惟晁馬兩家俱作唐書辨證云初名糾繆也其書爲辨正新唐書而作凡分二十門四百餘事前有元祐四年自序稱新書訛文謬事歷歷具存愚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書

自相質正已見其然若廣以他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當不止此而已也余謂祇就一部書中捜求自言實闕固矣然幷舊唐書亦絕不一參對爲太省事耳其指摘紕亦有精當處誠後代作史者所當鑒也中間糾正書事不實體例不當處固難爲歐宋兩家解然亦有率意抨擊不細審其前後語意而誤糾者亦有因一字筆誤過于辭費者顧其論之正者則固未可沒也王氏明清揮麈錄載嘉祐中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吳縝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之末文忠以年少輕佻拒之縝恚甚而去迨新唐書成乃指

摘瑕疵爲糾繆一書而青錄解題又謂纘父以不得預修書故爲此夫文章天下之公器本難防人之詆疵其後廷珍于新書反覆參究正屬好學深思之士而乃爲修怨起見一則謂其復父讐一則謂其報宿怨說已兩歧恐非實錄前幷有紹聖元年進表後有紹興戊午長樂吳元善序此本爲錢竹汀所校閒有校語附注各條之下幷爲之跋又附揮麈錄一則晁陳書目二則顧澗薲千里手札一道陶氏說郛載有一卷則俱是書之標題也

武英殿刊本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

宋薛居正等奉敕撰 居正字子平浚儀人舉後唐進士仕周爲刑部侍郎入宋

官至左僕射謚文惠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其書久佚　國朝乾隆四十年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殘闕者取他書所引以補之并各撰攷證于卷後四十九年刊版印行前有　御製題詩并奏摺職名凡例提要四篇玉海藝文門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詔梁唐晉漢周五代史宣令參政薛居正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月成書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記十四帝五十三年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合之殿本有目錄二卷從子平原書本有也按子平修史尙在宋太祖時故事蹟多本之

實錄書錄解題載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凡八主皆有實錄惟無梁然王元之五代史闕文記梁太祖爲唐昭宗繫鞅事而云梁末帝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繫鞅事恥而不書然則梁太祖實錄元之固見之子平又在元之前五代實錄蓋盡見之今群史梁紀亦無繫鞅事可見其據實錄矣然五代諸實錄皆無譏者所爲不但爲尊者諱卽臣子亦多諱飾子平誤據之而不暇旁采以補其闕亦時有之亦有各實錄互異子平擇善而從者蓋子平早宦周朝于五十三年之事見聞較近參覈同異用力獨深所載

事蹟亦頗詳備識見斷制則不及歐史也

新五代史七十四卷 明南監本

宋歐陽修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馬兩家俱作七十五卷是書凡本紀十二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譜十一四夷附錄三總七十四卷晁氏蓋誤以目錄充一卷也玉海藝文門引中興書目謂修沒後熙寧五年詔其家上之藏于祕閣然則是書永叔所私撰也至金章宗始詔削群史專用歐史事見章宗本紀今歐史列于正史自章宗始也書法嚴潔固爲諸史之最然意主襃貶將事實一意删削若非舊史復

出幾欵文獻無徵建安陳師錫序反謂舊史使事迹不傳來者無考而惟是書爲詳于舊語太偏曲又何足信哉况于論贊不云論曰贊曰或史臣曰而以嗚呼領之已爲可怪乃梁末帝紀竟無論贊馮道傳前忽有序引使史體敧側偏枯成何體製總而言之永叔以譁史爲平鈍欲法史記意在刪立體裁决破藩籬致此紛紛耳且永叔不但學史記并往往自負法春秋徐無黨注爲之發明其義例余謂永叔手筆誠高學春秋卻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人遠莫能窺測豈可妄擬徐氏不爲匡正而反從而附會之殊屬淺

陋敢謬斷之曰講史學者當專事辯史兼及歐史講詞章者止取歐史可也此本爲明萬厤四年南祭酒余有丁司業周子義同校刊後有周氏跋尾

五代史纂誤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吳縝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史評類書錄解題通考史評類 宋志俱載之晁陳馬三家俱作五卷陳氏又有雜錄一卷蓋廷珍之原書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釐爲三卷以符宋志之數晁氏稱凡二百餘事今僅存一百十四事約存原書十之五六則其亡失者爲可惜也晁氏謂通鑑考異證歐陽史差誤如莊宗還三矢事之類甚衆今此

書皆不及之特證其字之脫誤而已又善本未必皆然按晁氏所云誠不足以概是書永叔詳于義例而略于考證徐無黨寥寥數言無補大義是書參考紀傳而得其牴牾舛誤之處已有二百餘事不得謂善本未必皆然特未能如其唐書糾繆分門列目以糾之耳故章俊卿羣書考索極推重之惟是一人之精力有限焉能舉一書之差誤而盡列之兼之闕佚者又十之四五不能無待于後人之補也此此本就　武英殿聚珍版本付梓前列提要一篇較詳于沈刊提要本正當取此以補正之也

五代史纂誤補四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國朝吳蘭庭撰 蘭庭字胥石歸安人乾隆甲午舉人 胥石以吳氏五代史纂誤今止存十之五六因爲補其未備其辯氏舊史及新舊唐書有及五代時事而語或歧出者別爲考異之書不在此數凡已見 殿本歐辯二史考證及司馬氏通鑑考異者概不復著若夫十國四夷歐史本多不備且有遼史宋史及吳志伊十國春秋在茲亦間爲標舉不欲繩所本無也自有此補而廷珍之書不全而自全執是二書以讀歐史昭昭然白黑分矣惜其考異四卷未有刊本爲可惜也前有自序後有其弟 蘭史 跋

五代史志疑四卷　原刊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字采南青浦人）四庫全書存目歐陽氏五代史出于一手所撰定其偏駁複錯之處猶或未免當時吳廷珍曾作纂誤一書以正之其書不傳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采南在康熙時尚未見有此書因以己意析疑摘謬以成是編凡三百條則幷其文句一〻一指摘之如史通點煩篇之例此則吳氏所未及糾者也卽後來吳胥石纂誤補亦未及此此亦足以並傳矣前有康熙庚子自序及恆山梁（穆）序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目錄三卷　明南監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案托克托原作脫脫今改正托克托字大用伯顏之姪歷官右丞相爲哈麻所擠以鴆死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史俱載之按宋遼金三史總裁官皆列大用銜以大用乃都總裁也今宋史卷首進表係阿魯圖蓋其官位又在都總裁之上也表稱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內有世家六卷廁于列傳之間故統而言之也總目失書世家二字蓋偶遺也諸正史中惟是書卷帙最繁而本紀不載詔令蓋襲新唐書之失諸帝紀各冠加謚于首備載初謚于末獨太宗仁宗英宗神宗四紀不載加謚體例亦未畫一宗

室年表亦襲新唐書之失竟將一朝玉牒盡行載入計有二十七卷繁而無當莫此爲甚而立傳之多亦遂無以尙之其中實有不必立傳而拉雜列入者不過敘其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册乎又往往有數人共一事而立傳時則以其事分繫之若各爲其事而不相同者蓋作傳者欲人人各記其功遂不自知其錯雜此其弊病亦沿于新唐書故有詳著其善于本傳而錯見其惡于他傳以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葢宋人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記遺事之類流傳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

其善而隱其惡遇有功處未有不附會遷就以分其美有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修史者固當參互以核其實乃不及考訂眞僞但據其書鈔撮成篇毋怪其是非乖謬也所以王昂王洙柯維騏湯顯祖王惟儉劉同升諸家因而有改修之役今惟柯氏有成書而敗隙又加甚焉是尚不得比于南北史新唐五代諸史與舊史並垂正史而何可執新編以廢舊史哉此本爲明萬厯三十五年南祭酒司業等取成化庚子廣東刊本而重刻之故有兩廣總督桂陽朱英序又于進表後有修書官姓氏中書省牒文各一則

遼史一百十六卷　明南監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其書凡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國語解一卷在三史中最爲簡略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既久益多散佚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世事直至興宗道宗時始裒輯成書其時又有耶律合卻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共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葢聖宗以前事皆是

時所追述也熙宗本紀載熙宗于宮中閱五代及
遼史可見遼史原有全書而多出于興宗以後之
追述故紀載極爲簡略金章宗時又屢命史官纂
修遼史元末修史不過仍其舊文稍爲編次耳然
修史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見者既爲遼史則本
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反似他國紀載而
稱契丹爲遼軍者又蕭塔剌葛乃太祖太宗時人
耶律敵祿乃世宗穆宗時人不應編在道宗諸臣
蕭陶隗等之下蕭楊阿乃蕭樂音奴之子樂音奴
在列傳第二十六卷而楊阿在列傳第十三卷是
子先于父也且此卷內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武

白霫常哥耶律虎古五人皆顯于統和閒獨楊阿以天祚時入廁其閒亦失倫也凡敘事本紀宜略列傳宜詳乃耶律斜軫敗宋兵事既詳于斜軫傳而本紀又縷縷敘之較本傳更爲詳悉此豈史家體例耶至其事蹟之外漏典制之闕遺更僕難數厲樊榭鶚所以有遼史拾遺之作也此本前有大用進表及修史名氏爲明嘉靖八年南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同校刊

遼史拾遺 無卷數 寫本

國朝厲鶚撰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 四庫全書著錄作二十四卷按宋遼金三史雖同修于元至正

闕而宋史失之繁遼史失之僻惟金史繁簡得中宋史之繁有明諸家爲之改修迄未盡善而遼史之僻闕四百餘年尚無有爲之增益者樊榭因仿裴世期注三國志劉宣卿注續漢書之例撰成是編凡分本紀三十篇志二十四篇表七篇列傳二十一篇外紀一篇國語解二篇總八十五篇不分卷數亦不就書爲注祇摘史文爲綱歷引羣書爲注而間作案語以斷之蓋以所注者非盡各傳有注注者少而不注者多故不併合史文爲一書大都本紀最詳幾居全書十之五六志表稍略列傳更略蓋無羣書可據亦不得不略之也且以宋金

二史當時與遼史並修故不相撫及之其例獨爲
謹嚴于遼一代二百年事蹟既拾其遺兼補其闕
大有裨于攷證惟卷末拾補國語解則索倫舊語
非樊樹所能通曉現有　欽定遼史國語解十卷
在此書所引各條實無當于國語僅可取助談資
而已前有自序及全謝山序又目錄于列傳第三
至列傳第十四俱作宗室第幾殊誤此十二處俱
當改爲專傳第幾也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明南監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
補元志俱載之其書凡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

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國語解郎附卷末不別爲
表按金史原有成書修史時又參以劉京叔歸潛
志元遺山野史故文筆最爲潔然亦有過于簡略
者如衞紹王本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疏略其他
則各有原文應亦詳備乃有本國之大事亦皆不
書無乃太簡乎又張覺旣列于逆臣傳矣其子僅
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另入列傳
乃次于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又韓慶民盡
節于遼其妻又盡節于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
載入金史張邦昌雖爲金人所立旋卽反正終爲
宋所殺略見其事于宗翰傳可矣不必更爲立傳

王倫以宋臣奉使始終不受金職與宇文虛中之仕金通顯者有間倫宜入宋史不必兩見此皆編次之失檢也又太祖太宗世宗諸子傳皆各為卷宗望宗弼以功大別立傳不附于太祖諸子之次允合史例熙宗海陵顯宗衛紹王宣宗諸子則以事蹟太少不能成卷或列于諸臣之前或殿于諸臣之末雖論贊各殊而總在一卷之中編次終覺非法酷吏宦者皆止二人不能成卷乃以酷吏與佞幸同卷宦者與方技同卷編次亦覺未當至其書法之直筆則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于前代與本朝交涉者必多迴護乃元人修金史

如莞讀陳和尚傳敘大昌原之戰陳和尚以騎四百破元兵八千楊沃衍傳野豬嶺德安寨之戰力破元兵禹顯傳扼龍豬斧攻元兵獲元帥韓光國等皆直敘不諱此猶存古法也總而論之大用所修之書金史爲上宋史次之遼史最下而金史之可議者亦復悉數難終此施北研所以有金源劄記之作也此本爲明嘉靖八年南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同校刊第三十三卷第七十六卷各闕一頁 殿本以元刊本校補嘗據之以鈔入云

金源札記二卷金源又札一卷 原刊本

國朝施國祁撰 國祁字非熊號北硯烏程人 北硯取明南北監

金史本及諸本爲之辨體裁攷事實訂字句得其
譌謬衍脫顚倒諸處鈔出二百餘條爲劄記二卷
大致似錢竹汀廿二史攷異而較金史攷異加詳
葢竹汀徧及羣史而此則專攷一史故能詳且倍
之兼能訂正其誤并揭總裁失檢七條纂修紕謬
六條寫刊錯誤七條各細目于例言中以見梗槪
後續得七十餘條刪爲又札一卷附其後亦如正
編之例又就全謝山鮚埼亭集中與杭堇浦論金
史五帖各爲之答凡五篇附于末以其可與前三
卷相發明也攷金源爲地名因而建國號曰金稱
金源不如直稱金史之爲得也至又札之稱亦不

及稱又記或續記之爲得也北硯有心立異而不顧義理之安此則獨學無友之害也則其攷證金史恐亦未能盡善矣前有自序稱成書十卷而是編幷又札論答在內不過四卷何開卷卽涉誤耶

元史二百十卷 明南監本

明宋濂王禕等奉敕撰濂字景濂其先金華潛溪人後遷浦江歷官至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正德中追謚文憲禕字子充義烏人明初徵爲中書省掾修元史成拜翰林待制使雲南抗節死贈翰林學士追謚忠文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作二百十二卷是書凡本紀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九十七卷幷分析上下各卷數之總二百十卷明史增二卷者連目錄二卷數之

也前有李善長等進表稱本紀三十七卷列傳六十三卷者葢是書于洪武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告成計一百八十八日而順帝一朝之事缺焉次年二月乙丑再開局七月丁亥書成計一百四十三日續成本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六而前書所未備者頗補完之旣又合前後二書釐分而附麗之故志表卷數不改但爲分析上下也志之續者惟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貨表之續者惟三公宰相餘俱闕之前後史官旣非一手體例又不盡一附樂章于祭祀附選舉于百官皆因經進之舊不知釐正地理志惟增入二條禮樂兵刑諸

篇全無增益列傳如僧昌趙高昌諸王及釋老外國諸篇皆闕順帝一朝之事因陋就簡不詳不備重複乖舛觸處皆是所以然者蓋由景濂子充雖以文名本非史才所選分修諸人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于蒙古語言文字素未諳習開口便錯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世多讀書稽古之士卽就顧亭林朱竹垞趙雲松錢竹汀邵二雲汪龍莊諸公所指摘者別事改修一書以嘉惠學者是則私心所企望也

此本前有纂修凡例并景濂自記爲明天啟三年南祭酒黄儒炳司業葉燦所重刊而無國語解目

錄亦不列之葢所據本原闕是解耳

元史本證五十卷 嘉慶壬戌刊本

國朝汪輝祖撰後十四卷其子繼培所補也輝祖字煥曾號龍莊蕭山人乾隆乙未進士官湖南寧遠縣知縣 繼培字因可號厚叔嘉慶乙丑進士官吏部主事 龍莊閱元史數周病其事蹟舛闕音讀歧異因勘以原書疏證別紙後彙爲一編區以三類一曰證誤爲卷二十三二曰證遺爲卷十三三曰證名爲卷十四凡斯數端或舉先以明後或引後以定前無證見則弗與指摘非本有則不及推詳爰取陳季立毛詩古音攷之例名之曰本證皆自據新得實事求是不欲馳騁筆墨蹈前人輕薄硫躁

之弊此所以有大醇而無小疵也其謚名一門并令厚叔增補有及證誤謚遺者亦錄之猶范氏注穀梁錄及邵泰雍凱之說云爾又于時賢之訂元史者獨取錢竹汀攷異凡以本書互證爲是編所未及者悉采案詞分隸各卷以臻美備是不特讀元史者當奉爲指南即二十三史皆可推類以求之矣書成于嘉慶壬戌自爲之序又屬竹汀爲之序

元史備忘錄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王光魯撰 國朝陶越重訂 光魯字漢恭淮南人 越字艾村秀水人

是書首譜系二則次氏族二則次諸臣九則次

重名二十七則次俚名八則凡四十八則但就元史一書所有名氏部列州分以便攷覈而于重名一門尤極詳明小注亦俱簡而有要亦讀元史者不可少之書也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卷 寫本

乾隆四十六年奉 敕撰謹案遼金元三史卷末俱附有國語解顛舛支離如出一轍我 高宗純皇帝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以索倫語正遼史凡十卷分為七門以滿洲語正金史凡十二卷分為六門以蒙古語正元史凡二十四卷分為七門各解內但釋解義概不複注索倫滿洲蒙古語其中

姓氏地名官名人名無解義者各以今地名八旗姓氏通譜官名改字面訂之大都言究其義字詰其音類聚羣分瞭如指掌從此據遺遼金元史無思其不諳國語矣此本即從　文淵閣本寫出首冠以提要一篇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錄四卷　武英殿刊本

國朝張廷玉等奉　敕撰廷玉字衡臣號硯齋桐城人康熙庚辰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和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并　召試彭孫遹等五十人入館纂修未據撰定雍正二年　詔　廷玉等續蕆其事至乾隆四年告成凡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

目錄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前有廷玉等進表一篇在事諸臣職名一篇蓋就王鴻緒史稿三百卷而增損成帙事多而文省最爲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書之例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于冗此史家翦裁法也南北史新唐書體例凡一人有傳則其子孫應傳者皆附于此人之後明史則各自爲傳蓋分傳則時代清楚使閱者一覽了然此亦作史舊法其于諸臣奏議凡切于當時利弊者多載之如蔣欽參劾劉瑾之疏沈錬楊繼盛參劾嚴嵩之疏吳中行趙用賢參劾張

居正之疏鄒元標楊漣參劾魏忠賢之疏皆載其全文不遺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禮之議各有一是則並存其疏使閱者彼此參觀而是非自見至各傳贊持論雖本忠厚而皆協是非之公卽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萬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璁等自明史傳贊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蓋是史雖一代之史而實集諸史之長而撰定者學者讀廿三史畢而進之以是史幷可以折衷諸史之是非則是史實全史之準繩也

鄭堂讀書記卷十五